

第三十七回 熊友鶴京城投軍 王少甫教場比武

卻說韋勇達在牀上尋思，將來未知如何，只好聽天由命。少華退入後寨，密對尹氏曰：「姊姊年已長成，韋勇達有此才貌，且有恩於我等，若把姐姐與他結親，何等美滿。」尹氏笑曰：「韋勇達乃女扮男裝，若是男子，為娘寧死不可受辱，怎肯在此男女混雜？」少華駭異曰：「世上有此奇女子，年少貌美，敢在綠林內虎穴安身。且言語並無半點羞愧之氣，真是女中豪傑，亙古未有之奇事。不知誰家女子，具此慧膽，真是羞殺男子！」尹氏方把衛勇娥真情細細說出，道：「他年方十九，今孟麗君已死，日後爾若救父居官，必要此女為妻，方遂我願。此女我深知其賢淑智慧，真是賢婦。」少華聞言疑惑，忙問曰：「母親怎知孟氏身亡，此話從何出來？」尹氏便把劉奎壁征剿被擒，招認孟氏行刺投水等情說出，並取出劉奎壁供狀與少華觀看。少華看得明白，問曰：「如今劉奎壁安在？」尹氏曰：「當時捉獲，爾姊遂要將他斬首，韋勇達恐朝廷見貴，乃囚於土牢受苦。」少華曰：「這斯存心險惡，理當受苦。只是難為孟氏死節，為皇甫家爭氣，實在可憐。」尹氏曰：「俟爾日後居官，奏請請封，便是報答。」母子二人直說到四更，方各安寢。

次早，梳洗完畢，即到聚義廳，熊桔、韋勇達正在言談。少華見禮坐下，酒席呈上，三人入席。韋勇達問曰：「二位如今欲往何處？」少華就把遵奉師令，改名換姓，往京投軍、救父體一一說明。韋勇達曰：「我聞黃榜招軍，亦欲上京投軍，唯朝廷變面、性命難保，今二位進京，諒必功名成就，那時代奏請天子，若肯赦罪招安，我願作前部先鋒，以贖前罪，我感恩不盡。」少華、熊浩齊聲答曰：「韋兄如此高義，禮待夫人母女，恩同再造。我等若有錄用，自當奏請招安，使兄盡忠報國。」勇達大喜，謂少華曰：「前日劉奎壁被禁土牢，此乃賢弟的仇人，賢弟可要一見否？」少華曰：「弟昨聞家母言及，方知此事，今喚出，待弟一見。」韋勇達曰：「這個容易。」就著左右押劉奎壁來。

不須臾，只見嘍囉業已押到。少華遙望劉奎壁蓬頭垢面赤腳，帶著手銬腳鐐，好似枉死的惡鬼一般。少華乃是寬宏大量之人，想起他昔年，比著今番，不覺傷感，遂向劉奎壁言曰：「傷哉，劉爵主。平日所為過份，不意受此苦楚，實可傷感。」劉奎壁自囚禁至今，從來未見天日，慘不可言。今見上面三位一位正是皇甫少華，坐在客位，滿望救命，遂不顧羞恥，上前叫曰：「皇甫賢兄，昔日小春庭失火，弟同家母往外祖母家中避禍，不知其詳。及老伯征番失陷，弟亦曾寄書與家父，保救令尊；奈山東巡撫奏稱令尊降番，為攻城嚮導，故朝廷不肯開放。及征吹臺山，乃奉旨差遣，不得不來。所寫供狀，實係受刑刁過，屈打成招，賢兄休信為真。可憐弟禁在土牢，受盡苦楚，宿食總在一處，從不見天日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慘難言盡，望兄高擡貴手，釋放回京，滿門感激不盡。」說罷，連連拱手到地，眼含淚痕，依依欲泣。少華曰：「劉爵主，爾心腸惡毒，若放回去，必另生事端。但爾雖不情，我究何忍？」乃對韋勇達求情曰：「望兄看弟薄面，免禁土牢受苦，可禁在空房，日日使其飽暖，弟受思不淺。」韋勇達大喜曰：「賢弟如此大量，小弟怎不作情！」就令四名嘍囉日夜照顧，勿容逃脫，仍帶鐐鎖，禁在一所空房，衣食毋使缺乏。劉奎壁聞言，叩謝少華曰：「賢兄豁達大度，不念舊惡，弟自量該受苦楚，愧悔無及。」少華立起身來，令嘍囉扶起，遂押進空房，取水與他洗淨身體，並取了陳舊的衣服與他穿上，日食兩餐，俱得飽食，比平日享用不少，深感少華的大恩。

當下三人暢飲，少華說起孟小姐行刺投水的事情，饒浩、勇達稱贊曰：「賢弟家門有幸，孟小姐這等節烈，果然罕有，賢弟只好娶劉小姐為正室了。」少華曰：「孟氏如此節烈，我正該終身不娶，方為正理。且劉氏不過一時戲言，況又是仇人之女，怎好完成。且俟異日娶下一妾，以傳宗袍而奉雙親，留著正室報名孟氏，方是本心。」熊浩曰：「孟氏既死，亦不必如此，就娶為正室何妨？」少華曰：「我但憑本心，即娶娶，亦須家父回來，再守孟氏三年之喪方敢，此事才是大丈夫所為。」韋勇達贊曰：「賢弟夫妻，可謂義夫烈婦，世無其匹。」少華曰：「此乃為人本份，何勞褒獎。弟本舊便要起身進京。」韋勇達曰：「求要再留二位幾天，只恐誤了投軍的日期，不若來日起身為妙。」是日飲至午後，方才散席。

少華入後寨辭別母姊，來日便要進京。尹氏曰：「孩兒此去，須要留心，倘能得勝，父子回朝，好娶衛氏為妻。」少華曰：「娶妻之事，容日後日商議罷。」遂退出聚義廳，喚呂忠問曰：「爾年紀已大，未知可跟我進京麼？」呂忠曰：「老奴自當跟隨，怎敢辭勞。」韋勇達曰：「不可，呂忠年老，怎經得京城嚴寒。我有名勇校，一喚李猛，一喚丁宣，做事勤緊，且能勞碌。我要這二人隨爾進京，路上若有甚事，辦可相助。」即喚李猛丁宣來。頃刻間，李猛、丁宣來到，向三人叩頭。熊浩見此二人年未三旬，膀闊腰圓，頗有氣力。韋勇達對李、丁二人曰：「爾等須小心跟隨皇甫公子與熊相公進京，日後我自重賞。」李、丁兩人領命退下。

次早，韋勇達齊備酒席，與二位餞行。少華又入內辭別母姊，小姐曰：「賢弟若得出頭日子，愚姊亦要隨征救父。」少華駭異曰：「姊姊乃是女流；且水面波浪不測，豈可同往？」小姐曰：「我只盡一點孝心，怕甚波浪，賢弟只管奏請從征，不必疑慮。」少華曰：「這卻容易，但呂忠留此伏侍母姊，免他奔波為要。」二人允諾。少華就此辭別，同熊浩上馬，李、丁二人背上行李；韋勇達送到路口分別。韋勇達叮囑少華曰：「賢弟此行，若得中試，千萬奏請招安，使愚兄得贖前罪，切莫忘懷。」少華曰：「滿門受兄大恩，正難報答，如今一事囑托，怎不盡心？」兩下手分別。

主僕四人曉行夜宿，二路趕緊進京。至正月半後到京，租了一所民房安歇，忙寫了投軍狀，熊浩據實陳明，皇甫少華亦稱岳州府平江縣人氏王少甫，字松華，年十八歲。各備舉一封，早飯後問到兵部衙門，投下軍狀，窪入花名冊，然後寓靜候考試，不表。

且說鄺明堂忽一日尋思：丈夫未知可曹來報名否？即令人取投軍花名冊前來細看，乃見了王少甫姓名，心疑必是皇甫少華改換名姓，即將花名冊帶進內堂，密向素華曰：「這一名王少甫字松華的，諒必是丈夫假名。」素華曰：「怎見得是他假名呢？」鄺明堂曰：「除去一個松字，豈不是皇甫少華麼？況且年歲十八，又是相同。且同來這個熊浩，亦是平江縣人，又是庚午科武舉人出身，必是英雄，辦來冒險投軍，定是丈夫的好友。不日考試，我便知端的。」素華曰：「小姐說得極是。」

光陰似箭，已近考試。三日前成宗早朝，鄺明堂出班奏曰：「年奏旨招募英雄，定於二月初一掃考試。今試期已到，理合請旨欽點大總裁，以便考試。」成宗曰：「此事係卿所奏，武官又屬兵部管轄，自然卿作大總裁，何須另點。」鄺明堂笑曰：「超選英雄，務要秉公遴選真才，若一人作總裁，易於作弊。乞再點一二大臣同考，方服眾心。」成宗贊曰：「卿明如此過謙，聯當再點二大臣同往監臨。」即著通政司尚宜先、都察御史游載物吩咐曰：「廣選英雄，全托鄺君玉，今特令二卿同往監臨。」

主，二卿不必爭辯。」二人領旨退朝，向鄺明堂曰：「老大人乃主試官，請即掛牌曉諭，下官於二月初一日同赴校場監臨。」鄺明堂稱謝，退朝回府，廊令掛牌曉諭投軍人等限於二月初一日黎明各帶弓箭，早到校場候考。此牌一出，凡有投軍人等，俱要看主考如何考試。

光陰迅速，早是第二日，少華對熊浩曰：「來日五更下校場，看主考如何考試，並看哪兵部怎樣人才，竟有這等才能？」是日過年，即入房安寢，到了晚飯時分，方起來飽餐。是夜梳洗完畢，換了衣巾，上馬到校場，令李猛、丁宣看守馬匹，二人上演武廳伺候。

不須臾，尚宜先，游載物先到，人役簇擁到演武廳坐下。至明時候，盡聽得三聲大炮，人役報上廳來曰：「啟上二位大人，鄺兵部將到。」二副主考忙下演武廳站立。鄺兵部已到，二人上前迎接，哪兵部忙下轎作揖曰：「下官怎勞二位先生迎接，何以克當？」尚、游二人齊聲曰：「老大人乃是上司，下官等理當迎接。」三人相遜上了演武廳，鄺明堂坐了左邊，尚、游二人坐右邊。茶罷，鄺明堂對二大人曰：「敢問二位老先生，當作如何考試？」尚宜先答曰：「考試乃貴部管轄，況大人係主試官，自作主張，下官等唯有監臨而已。」鄺明堂曰：「二位老先生既如此，下官只得自作主張。」尋思投軍人等如許眾多，怎能考試得完？不若出個極難的題目，使無能者膽寒自退。即向軍政司曰：「水面交戰，最重步箭，若中紅心，更容他連射三箭，初不中扣不許再射；若三箭俱中紅心，方許考技勇武藝，若技勇武藝合式，方許入內場默寫韜略。但步箭遙遠，百步為界，箭垛只許一尺五寸闊，能射中紅心，方為中式，才可擂鼓！倘中垛蹄或中他處，俱不算中，不許擂鼓。」軍政司即取步弓，量定垛位。

此時天色已明，熊浩密向少華曰：「賢弟，爾雖貌美，終不及鄺大人皮膚如白雪，眼神如秋波。」少華曰：「他十七歲竟連中三元，擢升了二品尚書。山川鋪秀，古今罕有，真所謂人中之龍，我怎能與他並比。」正言間，軍政司揀定垛位，傳下主試官的號令那些赴考的人見了垛位遙遠，真有二百步，又二百餘斤的重弓或如何射得到垛？早已散去了許多人。只見軍政司照武場例，從京師唱名赴考，須要三箭全中的，其它力微射不到垛，或初箭得中，亦不能中紅心，二箭即便落空，就不許射第三箭，因此考得極速。趕考的人見此形狀，十分早散去了六分。鄺明堂直考到天色將晚，方才上轎回府。是日北京全省將次考完，共計只有二、三名中得一支箭。鄺明堂對二大人歎曰：「才難不其然乎？」二副考官曰：「正是。」遂各起身，放起三聲大炮。

熊浩回寓對少華曰：「鄺兵部不但人物俊秀，而且作事敏捷，設此場規，使無能者不射自退，免令魚目混珠。」少華答曰：「他定這例，可免延君日期。」次早，二人絕早即往考試，其外省路遠投軍者更少，考得尤速，一日就考得一省有餘。及至二月初四日，已考到湖廣岳州府平江縣。熊浩等日日下枝湯看考；到了第三晚，囑李猛來日絕早飽餐，伺候考試，不表。

是晚鄺明堂向素華曰：「來日便考到了岳州府，未知皇甫郎怎樣的面貌？」素華曰：「皇甫郎身長八尺餘，面貌四平八穩，龍眉秀眼，極是好認的。」到了次早，仍到校場考選。才到早飯以後，已考到岳州府平江縣。熊浩同皇甫少華俱掛弓箭，立在左邊。早唱到武舉人熊浩字友鶴，熊浩上前跪下。鄺明堂見其容貌魁梧，贊曰：「爾是武舉人，既來投軍，定是個豪傑，可用心射箭。」熊浩應聲：「領命！」走到廳前，取過描金刀弓，架上雁翎箭，喝聲：「著！」一箭正中紅心點，擂鼓咯咯。熊浩大喜，又架上第二箭，又中紅心。一連三箭，紅心齊中。看考的人齊聲喝采曰：「自考至今，只有此人全中，恰又中著紅心，真是英雄。」熊浩得意揚揚，向前跪稟曰：「武舉仰仗大人福蔭，三箭齊中。」鄺明堂大喜，站起身來，答了半禮，曰：「熊舉人有此才能，日後乃同殿臣僚，何必如此過禮。況下官年輕，只行平輩禮，可請起罷。」熊擒叩頭曰：「武舉怎敢侮慢大人！」言訖退下。

軍政司再唱到王少甫，少甫答應上來。鄺明堂早已留心，果是龍眉秀眼，暗自傷心道：「爾妻為爾費盡了心力，直到今日方得相見，怎好使他下拜。」僊位站起身來叫曰：「王少甫，爾只管射箭，可不必拜見了。」王少甫向前跪下曰：「小人焉敢紊亂禮法？」鄺明堂不忍使丈夫下拜，意欲親自相扶，又礙禮法，即將手一攔曰：「好漢請起。爾一貌堂堂，定是棟樑大才，下官今亦不過為國薦賢，何必行此大禮？下次相見，可不須拜見了。」王少甫聞言，心中十分感激。鄺明堂曰：「豪傑可用心射箭。」王少甫答禮下來，鄺明堂方才坐下。尚宜先、游載物齊聲贊曰：「老大人真謙恭下士。」鄺明堂曰：「怎敢放肆，若是有才，無論文武，悉是同僚，敢不相敬如賓。」兩旁的人齊聲贊曰：「萬民有幸，放出這等謙恭的官員來。」王少甫見了大總裁如此相敬，心中歡喜，求取功名，可在此一舉。即留心取過了弓箭，正射三箭，連中紅心，反射三箭，亦中紅心。演武廳中上下人等齊聲喝采曰：「如此箭法，真真罕有。」尚、游二大人喜笑顏開說道：「有此才能，自可奪元。」鄺明堂暗喜，正可拔取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